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柳湖俠隱

还珠楼主◎著

民國走陝水說興藏六庫民國走陝
水說興藏六庫民國走陝
六庫民國走陝水說興藏六庫民國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柳湖俠隱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湖侠隐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6866 - 7

I. ①柳…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8224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 字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

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

“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

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

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飞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新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

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

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第一回 地胜武陵源 红树青山容小隐		
人飞方竹涧 蜃烟瘴雨救灵婴		1
第二回 灵乳话空青 金剑双飞逢侠士		
冻云迷远翠 铁箫一曲退蛮姑		47
第三回 骑鹤送郎归 生死缠绵怜姹女		
穿林同友去 关山迢递访仙灵		69
第四回 衡岳云先开 策杖同攀金锁峡		
洞庭叶未下 烟波初泛木兰船		109
第五回 转世护双鬟 百丈虹霞飞玉杖		
求援逢二老 千山雷雨拜仙真		142
第六回 竹径影参差 月冷风凄逢古魅		
桃林春潋滟 水流花放悟前因		158
第七回 猎豹遇妖徒 落日荒山惊怪异		
燔松尝美酒 隆冬风雪拜仙师		183
第八回 雷雨窜荒山 一夕孽缘终噩梦		
仙云封古洞 千年至宝误壶公		206
第九回 访仙遇恩师 虽悟前因 儿女情长		
寻师逢恶道 遂入歧途 手足义绝		233

第十回	石破天惊 人手证奇缘 玉钩宛在 神潜守固 誓心聆好语 苓兔皈依	266
第十一回	苦志恋檀郎 月明有恨传青鸟 痴情怜倩女 剑遁如虹上玉山	293
第十二回	古洞喜同栖 玉软香温情曷限 梨花春带雨 生离死别恨难穷	324
第十三回	月下起蛮讴 艳侣如云 笙歌匝地 花前驱兽阵 光烟似海 雷火崩山	353

第一回

地胜武陵源 红树青山容小隐

人飞方竹涧 蛮烟瘴雨救灵婴

滇南盘江下游哀牢山附近,有一大片湖荡。那湖荡一面容纳在哀牢山溪涧中,流出来的山泉,一头又通着盘江,湖波浩浩,甚是清深。因是活流,湖床又深,无论多早的天气,水势永不减退。遇到春夏间山洪暴发时,除湖波较急、略有涨意而外,也从无漫溢之患。加以当地气候温和,四时如春,平林绿野,花开不断,沿湖遍植梅、桃、柳、桂诸树,更有各色名花奇卉,丛生其间。每当春秋花时,不是春色烂漫,灿若锦云,便是香光百里,风雨皆馨;而物产又极丰美,土地肥沃,水源便利,自不必说。湖中更盛产菱、藕、茭、茨之属,鱼类出产尤多,肥美异常。那好处,暂时也写它不完。只是这么一片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人家却不甚多。一则地处云南边境,与外夷交界之处,地介僻远,来路山重水复;二则箐密林深,野兽横行,虫蚁载途,到处险阻凶危,常人简直无法上路。

那湖虽与盘江相通,那出口地方却隐在一个山窟窿里,舟船所不能通,等于伏流,人已无从发现,再加上有两重天险。一处是离湖三百余里,有一条长而大的山沟。形势之险,还在其次,最厉害的是有一种金钱瘴,其毒无比,不分早晚,常时出现在这一带地方。远望一片片一团团的五彩繁霞,内中簇拥着无数大小黄而且圆的圈儿。山行相遇,不等近前,只要闻到那一股又膻又臭,仿佛人们大酒肥肉吃过了量呕吐出来的那一种怪味,当时倒地,人事不省。重则身化黄水,仅剩骨发而死。人畜遇之,固无幸免,便是禽鸟误由当空飞过,稍飞得低近一点,也必昏迷下坠,死于毒瘴之内。端的厉害非凡。另一处是亘古未辟的原始森林。那些古林木,起初自地挺生,年时一久,越生越多,越长越大。下面是密干丛集,隙地无多。那最密的地方,往往互相挤轧

排列，森森丛集，绵亘数十百里。就是其中偶有空隙，前行不远，又有同样巨木密林阻路。因为林密，所以枝繁，繁枝怒发，见缝就钻，密压压成了大片树幕。木本植物滋生力强，横里无隙可入，齐往上蹿，到了上面，又是互相挤压盘纠，于是越集越厚，天光全被挡住。地下腐草堆积，蛇虺伏窜，恶荆毒草，到处皆是。树上更盘踞着各色各样的龟、蚁、蚊、蝇之类，成阵而飞，散落如雨，大都奇毒非常，虽不一定咬上就死，至少也要疼痛多少天，甚或引起重病，以致送命。至于潮湿瘴气，更不必说。有了这多毒恶之物在内，休说人不能近，就算防护有方，本领高强，带有各种预防特效的灵药利器，那几百里方圆的树阵森林，也无路可通。林里黑如暗夜，点光不透，一个不巧，迷了方向，十九陷身在内，死而后已，休说向前，便是后退也办不到。

那湖荡和滨湖一片良田沃野，连同左右的峻岭崇山、平林绿野，恰位置在这两处天险之中，所以亘古无人足迹，以前只是许多珍禽奇兽食息游行之地。直到元初，有两家在湖南做武官的宋室遗臣，因不肯归附异族，又要躲避胡虏的爪牙凶焰，自闻崖山惨报，便选些残余的忠勇家将家奴，带同两家眷口，逃入山中。这两家为首的遗臣，一个姓赵名修，本是宗室；一个姓朱名潜。双方原是世戚至好，恰又一文一武，同在湘西做官，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再遇到这等国亡家破、流离颠沛之际，益发成了生死骨肉、患难道义之交。

这两人，赵修是武功得有家传授，本人固是武功绝伦，便连家属奴仆，也无一个不是身怀绝技，有力如虎，矫捷轻快，纵跃如飞。朱潜虽是文官，一则生具游山之癖，人更机智，善于计谋，胆力识见俱都超人一等，迥异恒流；二则和赵修通家至谊，朝夕相见，耳濡目染。起初为想身子强健，便于选胜寻幽，再经至友屡次苦劝，说：“世方大乱，虏氛日恶，来日大难，实未易知。就算吾兄想学诸葛武侯纶巾羽扇、羊叔子缓带轻裘，一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须亲执干戈，冲锋陷阵，效那匹夫之勇；可是一旦遇到变生仓促，事出非常，或是跋涉山川，躬历险阻，便难对付。如若学会一些武艺，至少用以防身远害，忍受饥寒疲劳，总是好的。府上自侄男女辈起，连同两位如夫人，以至全家仆婢，近年俱从小弟父子学有专功，只贤梁孟夫妻仍是斯文一派，什么武功都不会，未免是个缺点。平日你又有万一事不可为，便觅地避

秦，举家入山，以俟时机，再谋匡复的话。然而山中虎狼蛇虫，到处危机，你虽不似寻常手无缚鸡之力的寒酸文士，但要想跋涉长途，躬历险阻，那就难了。”朱潜看见两家男女，连同下人，俱都勤习武功，早就心活，连经良友敦劝，也就用起功来。人届中年，虽不能得有深造，仗着体力还好，人更聪明，居然也学了个身强力健，远胜从前。

事有凑巧，朱潜学了两年，刚能勉强运用，国事已不可为。勉强又过了两年，终被异族入主，受到亡国之痛。不久元兵打到湘西，赵、朱二人鉴于大势已去，先以为元兵虽强，终是异族，何况人又暴虐，人民暂处凶威暴压之下，只为势不能敌，决不致使忘汉室。与其白送全家性命，无裨实际，何如觅地潜伏，伺机而动。初意只想在湘黔深山中觅地隐居，等根基稍固，然后暗中布置，召集徒党，相机图谋，光复大业。哪知元兵矫捷勇悍，知道民心未死，仍念前朝，加上一班奸民败类，只图爵赏享受，甘为仇敌爪牙，到处引导搜剔，闹得两家百十口人众流寓山中，不遑宁处。似这样流离转徙，频岁奔逃，也不知受了多少颠连困苦，饥渴凶险。

这一年好容易由峦烟瘴雨之中逃窜到了云南边境哀牢山中前文所说两处无险之一，虽然侦骑已杳，无如前路艰危，几入死域，犹幸是逃到那片森林以内。要换常人，决计不能走出，定必身陷绝境，全部葬送在内。总算频年在荒山中逃窜，备历险阻凶危，长了不少经历，好些危险之处，都已知道防御补救；上下人众，又是一心一德，个个精强勇武，带的食物药品和防御器械又多。在林内辗转绕行了三个多月，终日终夜，分班守宿，与毒蛇猛兽、蚊蝇恶虫之类搏斗。到了最后两天，眼看食水将完、进退无计、行将待毙的当儿，忽然绝处逢生，由无意之间，发现前路有一线光明，居然误打误撞，容容易易穿出林来，到了那片平湖胜地之上。一行人众，仅有限几名家将奴婢死于蛇兽疫症，两家亲丁眷口，只有两人受伤已愈，一个废去一条左臂，余均安健无恙。仗着人多，统率的人智计绝伦，思虑周详，所带牲畜谷种也未遗弃。一旦步入这等世外桃源，安身立命之乡，无不喜出望外，精神百倍。到后，先在湖滨扎下篷帐，排日兴建，八面四出探路，以防万一。

等到规章建立，部署停当，同时探出两处天险。想到当地有鱼可捕，有兽可猎，土地肥沃，下种以后，一年之内便可足用，还有存积。连

穿的衣服,也可采集野蚕的丝,野兽的皮,以资应用。但到底还有不少缺用之物,尤其困难的是盐,不久即要用完。似此天险,怎能飞渡?继一想:人贵知足。此间耕织渔猎,百物皆备,风景又是如此美妙。以前九死一生,当时只求逃得大家性命,于愿已足。如今有了这好地方,天赐已厚,怎刚得安乐,又复求全起来?美中不足,也就罢了。本来没打算往山外去,不料随去这班幼童均届成年,俱得名家传授,个个聪明武勇,胆大非常。年轻人都爱嬉戏,爱那湖水清碧,闲来无事,便往游泳,人多争胜,不久各练会一身好水性。这时湖村早已建立,有了规模,又造了几只小船。

到第二年夏天,赵、朱两家子弟带了酒肉,同驾小舟,意欲游遍全湖。偏巧这年天旱,山洪未发,无心中在湖对面山崖下寻到一个水洞,几次探索,居然发现了通出盘江的一条水路,归报父母赵、朱二人前往查看。只见那出口须由一片危崖底下的一个水洞中穿进,路甚曲折。有的地方,洞顶离水只有二尺许,必须仰卧舟中,手撑洞顶而渡。那出口处也是在盘江下游一个底崖凹内,里面山石错落,流深且急。外崖更有千年老藤荫蔽,外人舟行经此,也无从发现。当时派了两个精细干练的少年,由山外攀藤上去探看一下,相隔三四十里,便有好几处山民寨墟聚集,山中需用各物,全可交易。经此一来,自是格外心喜,凡百无虑。由此便在湖边安家立业,开垦起来。

开头几年,赵修、朱潜二人还在志切先朝,欲有作为。十年以后,一则觉得敌势太强,自家又隐伏在这等僻远闭塞的蛮荒异域之内,休说举事集人,连声气也无法与外相通。两家男女老幼,就说都会武功,也只百多个人。如说隐居避地,一心开辟这桃源乐土,为休养生息子孙百世之计,自无问题;如以之图谋大举,怎能办到?越想越觉无望。当地又是得天独厚,享受安逸。壮志一灰,渐渐息了出世之想,一心一意,只为子孙后人作长久打算。几经集众协议改订章约之后,不特中止前念,反把无故出山列为禁条。

赵、朱二人一个教文,一个教武。文的只读一些经史诗文,除自家有志文学,悉听自便外,读书只求笃伦明理,并不定要求其深造,每日只下午或夜间读上两个时辰。并且一满二十,便即辍学,自修与否,一任各人心志,决不勉强。因居深山之中,蛇兽纵横,虽经多年开辟兴建

之后，不似初来两年厉害，依然随时随地，皆可遇上。更须防到万一踪迹泄露，被山外山民得知，前来侵害。因此对于习武一节，却极认真，由少至老，每日皆有专课；遇到农隙暇时，还要集众指点比赛，察定高下，不容荒怠。又以久共患难，都是出世的人，除赵、朱二人是正副村主，由村众子弟酌派数人轮值外，余者都是通力合作，一视同仁，无什么高下之分。起初地广人稀，尚是随意耕植。过不两年，主仆名分一废，成了年的女婢，都配与了那些家将男仆。赵、朱两家连同随隐的几家子女，已各互为婚配。有那么好的天时地利，人人安乐，体力健康，生殖之力自然强盛，也和牛马牲禽一样，格外繁殖起来，共只二十年，平添出了近两倍的丁口。

这时赵、朱二人已六七十岁，又谋深虑远，觉着人丁如此繁衍下去，虽有这方圆数百里的沃野山泽之利和良好的教育培植，毕竟人数太多，心志难一。这头两辈老人，因都是间关万里，久共安危，百死余生，情谊至厚，无一事不可互救互谅。再过下去，这些后人生于安乐，自小席丰履厚，知什么利害艰难？尽管教练得法，毕竟人的体力心智各有天赋，高低决难一致。年代一久，子孙或是习于晏安，染上颓废纵伏之行；或因父母爱憎，引起争端嫉恨；或是羡慕城市繁华利禄，见异思迁；生出事来，流弊甚多。居安思危，既想令子孙后人永居这片乐土，为百世之计，此时必须早作筹谋，或可无事。

二人商定以后，便在第二年的元旦，在所设公庙中，将村规重又改正：村主只选一人，每隔五年，经众举立一次。在任期中，村主掌着生杀予夺之权，除有几条最重要的规条厉禁绝对不许更易外，皆可便宜行事。任多贤能，也只十年两任，以免争权，永归一人一姓，设有不幸，后继无人。另外再设一耆贤会，人数不拘，公推年高德劭，有功村众者任之；退休村主，皆入此会。此会除辅佐村主，以备咨询，随时建议兴革外，并有纠察、检举之权。村主如有失德，先由耆贤诸老暗中讽谏；不听，继以函诰告诫；再仍怙恶不悛，便在公庙鸣鼓，召集全体村众，声明经过，付之公判。惟仍许村主自行剖白，是非善恶，悉凭众议，一秉至公。任何人皆许其尽量解答，非真人证确凿，对方真个理屈词穷，无以解答，决不加罚，以免不容理论，悉凭主观，故入人罪。至于功过相抵，或是无心之失，也可减免。如若留任而贤，不特前过取消，任满仍